

新散文
精读

xin
sanwen
jingdu

触摸散文创作前沿
探寻写作灵感源泉
中学生**典藏**本

格 致 · 作品

陆楠楠
导读

花朵的布局

人民文学奖
布老虎散文奖得主**格致**最新力作

清华大学文学博士
青年学者**陆楠楠**精彩导读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新散文
精读
xin
sanwen
jingdu

ZHONGXUESHENG
DIANCANG BEN

中学生典藏本

格 致 · 作品



花朵的布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朵的布局 / 格致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78-43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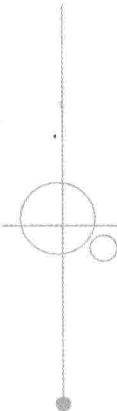
I. ①花… II. ①格…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0917 号

书 名	花朵的布局
著 者	格 致
导 读	陆楠楠
责任编辑	赵 婷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41-6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束花	/ 001
告诉——格致工作记录本	/ 007
花朵的布局	/ 022
减法	/ 057
绿化科的笔记本	/ 079
女孩快跑	/ 084
算术题	/ 090
替身——帷幕下的人间生活	/ 096
庭院	/ 137
转身	/ 164

第一束花

作者在五岁那年生病了，平时难得闲暇的父亲在一个下午带着她去诊所看病。父亲抱着她走到医院，又抱着她走回家，短短一公里的路途，究竟发生了什么，作者竟将它描述为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件？

花朵来源于一次幼年的病痛。它之所以引起大人的注意，首先是因为疾病的隐喻。

一个破折号揭示了孩子心中所有的秘密。病痛之所以最终伴随着美好的回忆，之所以能够与“第一束花”相关联，是因为“我”因病得福，获取了永远忙碌着工作的父亲的一个上午。

作者在这一段重现了父亲在“我”童年中缺席的情境。再进一步，甚至母亲也没有时间抱孩子。孩子太多，家务太忙。为了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也许特别是使更年轻的读者便于理解，她不得不做大段的铺陈，像是要反驳来自读者潜在的各种诘问，即便父亲、母亲奔波劳碌，总还有老人吧。可是就连老人们也不曾给过孩子们足够的“抱”。在作者小时候，“抱”原来如此可贵。

五岁或者几岁，我的左脚拇指上长了一个大的水泡。民间认为手上脚上长那种水泡是危险的，后果是严重的。父亲抱着我去大队的卫生所处置。

——父亲是从不抱孩子的。他哪有工夫抱孩子？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个基层的大队书记的工作量是多大？那时是集体所有制，父亲以及他领导的工作班子是脱产的，那样也忙到在家里几乎看不见。父亲每天都是半夜才回家。上面总有指示下来，指示那东西一下来父亲就要着手落实，落实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吗？落下来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就得给它准备出一个飞机场。母亲每天都给父亲半夜开门，我们几乎没有跟父亲共进晚餐的记忆。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每天，只有早饭是和父亲一起吃的。所以，在一个上午，在一个父亲应该工作的上午，他抱着我，去大队卫生所。这件事我不可能忘掉，这太稀少了，稀少到只有那一次。

父亲有很多个孩子，就算他不工作，他也是抱不过来的。抱孩子归母亲，可是母亲要煮饭啊，还有，那时候商店里是没有成衣的，只有布，母亲要给一家人做四季的衣裳。开始就用手工，后来有了缝纫机，母亲就每天把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弄得咔咔咔地转动。我们的新衣服就都在那个像小雪橇一样的压脚下面一段一段地出现了。还好，母亲在结婚前，就把做衣服做鞋的技术练得很好了，她还练就了绣花的本领，可是，生活起来后，母亲绣花的技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运用，生活太粗犷了，母亲所携带的细腻生活准备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位置。母亲不停地怀孕，不停地生育。我们像父母生产的肉罐头：装罐、封口、从传送带上滑下去、进入冷藏库。母亲也没有时间抱孩子，她的手总是

被日常占用着。唯一有希望把我们从冷藏库救出的是祖母。可是我们的祖母，她也不爱抱孩子，她爱到生产队去劳动。父亲劝也不行，祖母就是爱劳动。外婆在母亲没结婚时就去世了。爷爷、外公也都不在了：这就导致我们没有人来抱。

父亲抱着我去一公里外的诊所，这件事早已成为我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件事的意义可以超越之上。所幸的是，我非常完整地记住了那天的一切：包括天气、季节、路况、植物、父亲的举手投足。这个重要的事件，在十年前我就意识到了。算这次我已经把它在白纸上写了两次。1999年，就是我刚拿起笔的那一年，我就把它从记忆录入到了纸上。几年后，我读高中的侄儿，告诉我，那篇叫《红花 白花》的短文已经被收录到高中课本的辅助教材里。我的侄儿，是我弟弟的儿子，就是父亲的孙子啊。他们是没见过面的啊。他们互相还不认识。我的正在读书的侄儿，有一天他突然就在他读的课本里，见到了他的祖父。侄儿放假回来的时候，把这个意外的见面告诉了我。我想，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有责任让我的父亲见到他的孙子，让我的侄儿见到他的祖父，让一家人互相认识，让一家人团聚：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我是多么高兴啊！《红花 白花》的文章只有一千多字。一千多字是写不清楚我和父亲的那个上午的。因此，父亲和他孙子的首次见面，因为篇幅的局限而不是很清晰。——我需要很多个字，我需要很多个一千字，然后我安排父亲和他的孙子第二次见面。

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哭。医生他一边跟父亲说话，一边就用一把剪刀，剪开了我脚上的水泡。他敷上药又包扎上了，可是那痛是包不上的。父亲一边

层层铺垫之后，父亲终于抱着“我”去诊所了。即便那时只有五岁，但“我”已深知这一天的宝贵。时光再次跳转，从五岁到今天，又到回十年前作者刚刚开始写作的时间点。“我”最早的作品就和父亲相关。父亲不仅是这篇散文的主角，也曾经是另一篇散文的主要人物。这一次互文的提示，在两篇相隔十年的散文之间建立了联系，从中感到作者对父亲尤为深挚的情感。

时光再次回到五岁那个上午。水泡的处理在作者笔下是简洁迅疾的。因为医生并不是文中的关键所在，何时用省笔，何时笔墨丰沛，作者的排兵布阵异常清晰，

毫不含糊。

父亲要想尽办法平息女儿的哭泣，才是这个上午的重点。那么，父亲究竟要怎么做呢？两个“挽救”让我们屏息凝视，又百思不得其解。父亲只是自然而然地摘下了几朵野花。而“我”竟然停止了哭泣。故事的转折令人意外，却又合乎情理。花朵在作者笔下是柔软娇嫩的，它们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它们轻而且小，但却能够抚平一个孩子脚上的伤痛。显然，父亲的举重若轻并非刻意为之，第一束花更像是一次灵光乍现，但它降临的姿态又那么平常，让人不禁怀疑，父亲看似粗糙的外表下，有着浑然天成的诗意的灵魂。

抱着我往回走，一边着手处理我哭泣的问题。父亲是善于用语言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父亲的语言系统是依据解决大人的问题建立起来的，当他面对女儿哭泣的问题时，他可以使用的语言我想应该不是很多。他一定是重复着一两句哄孩子的话，因此，父亲的哄劝因为词语的单调而收效甚微。我还是哭。不停地哭。父亲是个很有办法的父亲。他连土地都能改造，连水田都能种成功，他领导着那么多的人民，他当然有办法平息我的哭。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可以一下子控制住我的哭的，那就是声色俱厉，或者打我两巴掌，但是我的父亲是不肯那么做的。他是多么自信。自信到从来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暴力词语，那不是他的方式。如果他那么做了，那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那他就是别人的父亲。

——我父亲的方式挽救了我们的父子关系。

——他也挽救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挽救了我与异性的关系。

——他的方式几乎挽救了我的一切。

现在，看看，父亲是怎么挽救我的：父亲感到语言不起作用，感到我比他工作上的一个邪恶的对手还难对付，他就想找到帮手，找到一个辅助工具。他抱着我还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路上都有什么呢？路上有正在开花的李子树。路边也有正在开放的小野花。父亲看到这些花朵之后，他就找到了帮手。他一只手抱着我，一只手就向那些花朵伸过去了。他先微微侧弯，尽可能地不让我的头倾斜，他够到了地上的几朵野花。他把野花递到我的手上，一定还说了几句赞美小花的话。我的注意力的一部分从脚上的疼痛上移，移到了我的手上，我的手上开了几朵花。我的哭声肯定是弱下去了。我是个很容

易被新东西引上歧途的小孩。父亲见花朵对我有效，对止痛有效，他就想加强一下，这是他的工作作风，把一件事弄干净利索。他向路边跨出了一大步，这样就来到了一颗正开得雪白的李子树下，他伸手就掰断了一个小嫩枝，那上面的花，是一串。花心还是绿的。那些香味，像麻药一样通过我的呼吸进入了我的肺，然后进入血管。这时候，我的脚就不疼了，我就忘记了我还有脚。我就不哭了，我哭的依据没有了。我应该笑，可是我肯定没笑。我不是那种能在两种对立的情绪里迅速穿梭而不磕绊的人。我安静了下来。这就很好了。安静是哭和喜悦的中间地带。但是我也能用安静来表达喜悦的小孩。安静就是我的最好状态了，大哭和大笑都不是我常用的表情。我安静就说明我对世界很满意了。

我的手里，接过的最早的花朵，来自父亲。——那第一个送给我鲜花的男人，是我的父亲。

父亲有效地解决了我的哭之后，他就没事可做了。这时他就用一只手，从左胸的衣袋里抽出了一支烟，还是用那只手把烟点着了。父亲在吐出烟雾的时候，把头向一侧扭过去，他怕那些烟会呛到我。我们回家的路还剩下小段，我专注地看手里的那些花，父亲悠闲地抽烟。当父亲的那支烟吸完，我们就到家了。

第一束花，一份无与伦比的礼物。花朵呈现出温柔的力量。语言的尽头，不是暴力，而是不经意间显露的柔情与智慧。

结尾尤其精彩，父亲只是自然而然地放松下来，像他顺利地处理完任何事情之后，点燃一支烟，小心翼翼地边走边吸。汹涌的情感没有满溢出来，而是戛然而止。原来这对父亲来说，真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百花洲》

总评

宗璞曾在一片瀑布一般的紫藤萝面前不由得停下脚步，席慕容曾写过一棵开花的树，象征少女对爱情的期许。萧红的小说里甚至有一个热闹的后花园，虽然人情的冷漠、环境的凋敝时时令人心寒，但花朵们完全不管

不顾地开放着。对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来说，玫瑰花意味着卑微闭塞的人生中残存的爱情和希望——女性与花的亲近似乎是天然的。

作者用“花”的标题给了我们一个悬念。文章的前半部分，“花”的影子是藏匿着的。当然，它与花的出场密切相关，其实是在铺陈第一束花出现的背景——父亲的工作很忙，家里孩子众多，照顾孩子是母亲的任务，因此，某个下午“我”脚上的水泡，原本是关乎病痛的回忆，却意外地促成了“我”与父亲单独相处的机会，成为“我”与父亲之间最重要的事件。为了安抚我的疼痛，父亲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没能奏效。直到野花出现——

父亲的形象在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但作者的描写仍然是与众不同的。首先，父亲在她散文中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似乎都是与“花”相关的。《红花 白花》中象征着父亲过世的巨大悲痛的白色花朵，象征着小女孩小心翼翼守护生命中美好的瞬间的红色花朵。它们甚至在这篇散文中也悄悄登场，红花、白花，虽然是纸做的，但它们同样可以是美丽的，而其脆弱性与作为植物的真实的花朵也是一致的，它们都不会存在很久。

此外，因为父亲的早逝，他的形象停留在作者幼年的时候，他凝滞在时光里，变成静止的。与暗藏着汹涌、激烈的情感的“红花”“白花”不同，野花的出现是安静的，它更像是日常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惊喜，它取代了父亲的语言，让“我”被花朵的美丽所吸引，暂时地忘记了痛苦。作者的叙述使花回到了花本身——没有任何仪式性，没有任何文化与文明所赋予的特殊含义，只是花朵以其自身的美丽和旺盛的活力显示出它弱小的身躯可能发挥的拯救的力量。父亲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怎么会想到花朵呢？这种戏剧性再次印证了作者在《转身》中曾经表明过的，对于虚构与现实的看法，现实常常超越了我们的想象，让你意想不到的事，会在不经意间以这样寻常的姿态发生，灵光乍现的瞬间让人想起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结尾。

这样，就不难理解，父亲的行为何以挽救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他让我明白，即便爱抚没有效果，言语得不到回馈，问题仍然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得到解决。

语言的尽头，不是暴力，也不是漠视，而是正在盛开的花朵。几朵小野花，一束雪白的李子花。

美丽的、鲜活的、香气扑鼻的花朵，是父亲献给我的礼物，花朵是沉默的，却说尽了所有的话，这些话，就连小孩子也听得懂，也能心领神会，安静地聆听。

告诉

格致工作记录本

“告诉”意味着一种温情脉脉的交流姿态，仅仅这个标题，就足以对“绿化科笔记本”枯燥乏味的工作流程记录构成反动。然而，正文的形式令人吃惊，“时间”“上访方式”“上访人”“接待人”“上访内容”，它们竟然保留着工作记录的标准格式，看似与私人笔记本应有的风格大相径庭。但紧接着，絮絮叨叨的“上访内容”露面了，老人的抱怨生动而且真实，“我”的解读却是毫不留情面的。显然，“我”站在树木的一边，而“记录”的形式，是对工作笔记本的某种戏仿，它使文字在非常具体的时间、地点等背景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又不露声色地揭示了工作记录本身的机械、教条、形式主义。本文值得特别注意之处，“我”作为文中唯一的倾听者，承担着调节“树木”与上访人矛盾冲突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树”与“人”分别“告诉”了我什么？而最终，“我”由此告诉了你什么？

格致工作记录（一）

这原本是绿化科工作记录的一种“反动”，但有趣的是，作者私人的记录却依然保持了绿化科笔记本原有的记录形式。从修辞的手法来看，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戏仿，通过戏仿，将被模仿对象的特质放大化，形成调侃、嘲讽的效果。

与工作记录不同，上访内容、处理过程成为私人记述的重点，“我”的个人感受也贯穿其中。显然，“我”作为绿化科的职员，应该同时考虑树和人的利益。与此同时，避免冲突，努力将事件处置的成本降到最低，是“我”的职责所在。

时间：2003年6月12日

上访方式：电话

上访人：老妇人（患心脏病）

接待人：格致（绿化科公务员）

上访内容：（电话笔录）

“我七十八了。一个人，儿子不在一块。我找街道四次了。他们说这个事你们管。我住江北小区十四号楼。有棵树的树枝挡了我的窗户。一刮风下雨，那些树枝就啪啪啪地打我的窗户，可吓人啦！我可害怕。我有心脏病。我都不敢睡觉。你们得给我解决一下，我七十八了，有心脏病。快点把那树枝弄走。”

她说话的声音，听不出多少苍老从容，倒是像精力过剩的中年妇女的窃窃私语。一边急切地说，一边还不放心地左顾右盼。我感到她跟我说的不是她窗外的事，而是她屋子里的事。她离那树枝太近了，近得不是拍打她的窗户，而是拍打她的脸。她一边急切地在电话里说着，一边躲闪着那在她眼前摇晃不定的树枝。她在控告树枝，却又怕被树枝听见，因此她说话的声音虽不低，但是那种告密、陷害别人的小心和紧张。我想她一定梳着一个瘦小的髻，穿着一件有折叠印的布衫。瘦，眼睛陷到眉骨下面去，闪着挑剔的光芒。

我给了她如下回答（我是绿化科的人，因此我要为树说话。但当居民同我的树发生冲突、争执的时候，我又不能置居民于不顾。必须认真处理、解决群众上访问题。所以，我首先做的是调节。看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您老人家不是一个人生活吗？有一棵树站在窗外不是个很好的伴儿吗？那些树叶、树枝，春天绿，秋天黄，冬天还能看树挂，这是多么美的风景啊！再说那下雨天，树枝拍打窗子的声音，不比楼下市场上的吵闹好听吗？下雨刮风的日子能有几天？逢上这样的日子，您就别睡觉，听听那风声、雨声、树枝声。就当它们在同您说话。您孤单一人，偶尔有些声音来拜访您，这不是还有些意思吗？”

我对自己调节树与人的矛盾的能力略为满意。我的话是多么人情入理，充满诗情画意。一对矛盾，我几句话就能将他们变得互利互惠，谁也离不开谁。我信心十足地认为老妇人一定会照我说的去做，抛开对树枝的怨恨。在下雨的夜晚，端坐窗下，聆听风雨。

几天后，一个雨过天晴的上午，我的心情很好。我的好心情维持到老妇人打来电话，从她那湍急的打着旋涡的语速和吵架般的语气，我知道她不但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已经跟我建立了基本的仇恨关系。她用十分强硬的语气坚决要求将那在她孤独的窗子上歌唱舞蹈的树枝驱逐。她说，我可有心脏病，我被树枝吓犯了病你们得负责。你们要不管我可有地方去告！

无疑，我的充满诗意的调解没能取得成功。老妇人没能进入我为她描画的生活。对我为她调好的进入生活的新角度没有兴趣。这样，我的树将面临灾难。

她为什么如此仇恨一棵立在她窗前的树？为什么一定要置它（至少是一根树枝）于死地？那棵不言不语的树已成了她的仇敌？老妇人若从我指给她的角度走树就是美丽的风景，若从她的角度走树就

“我”试图劝服老人接纳窗外树枝的打扰。“我”举出的理由是诗意的，充满了浪漫主义式的人对自然、对植物的热爱。“我”的描述事实上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对老妇人来说，窗外的树枝构成了切实的打扰，她无法接受“我”的提议。

“孤独的窗子”用拟人的手法形象地描摹出老人的生活处境，而“歌唱舞蹈的树枝”与老人的孤寂、衰老又构成残酷的对照。

“我”指给她的角度，她自己的角度，两种角度截然不同。尽管“我”对树木充满了同情怜悯之

心，对上访人的描述却是残忍的。这一段想象老妇人内心恐惧的文字，正像是“恶叩恶鸣”，让读者感到不寒而栗。这样劝解的方式本来就是徒劳的，反而更加暴露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性的隔阂。

是讨厌的障碍。她老了，什么力量也没有了，一切都离她远去。突然她发现窗外的树没有离开，并且还在向她逼近，既而她又发现了较一棵树的优势，她的愤怒里包裹着巨大的惊喜，又找到对手了，又找到生活的内容了。在与窗外树枝的较量中，她坚信自己一定能赢，因为她会说话。也许她照我说的去做了，但树叶树枝拍窗的声音，她怎么听都是死神催她起身上路：快走——快走——快走——她害怕死亡，一丝风吹草动，她都会心惊肉跳。或者，她已经死了，已经看不到一棵树的美好和美丽。她只看到了树叶上长了毛毛虫，顺着玻璃的缝隙爬进来。那小小的虫子也是死神派来的信使。她从小虫后背的毛刺上看到了死神码在上面的通知。我从她害怕一根美丽并充满生机的树枝拍打她的玻璃窗得出她已死亡的结论。她死了，并且坚决要求同窗外的树枝同归于尽。我对她的生命尽了力。我试图用一根绿色的树枝挽留她，但她不肯伸出手抓住。我的营救失败了。

我通知了老妇人所在街道的城管所长：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伸到老妇人窗前的那根树枝锯掉。

我是按规章办事。凡有树木或树木的局部严重干扰了居民的生活，只要居民上访，核实后，要对扰乱人的生活的树给予处理。

我决定赶在锯子的前面去一趟现场，我要看一看那棵树，看一看那根被判了死刑的树枝。

那栋楼是六层的，砖混结构。建筑年代不会超过十五年。但十分破旧。建筑时的匆忙、草率和粗糙都历历在目。窗子有的是铁的，有的是铝合金的，还有的是木的。这就是说楼刚建时是木窗，后来有了铁窗，一些住户就自费安装上了，再后来才有了

劝说无效之后，“我”亲临现场，去探望即将死去的树枝。树枝在这里同样是被高度拟人化的。但及近社区，“我”首先描述的却不是树，而是这栋楼凌乱的窗户。它们的并存也反映出人们对个体环境的重视，和与此同时对整体环境的忽视。

铝合金窗，于是又拆了刚安上不久的铁窗，最后就弄成了一栋楼有不同的窗子，杂乱无章。谁也不考虑整体，都在想着自己的那扇窗子。

我看见了那棵树，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但枝叶繁茂，长势良好。那是一棵老榆树，数以万计的叶子在风中抖动。确有一根树枝斜伸出来，靠近了几扇窗户。那根伸出的树枝像是老树的一条手臂，它同窗子里的人打招呼。如果砍掉这个亲近人类的手臂，大树就会像一个伤残的巨人，随时都可能摔倒。大树张开手臂，是为了在风中站得更稳。牢固地站立在我们身边的大树，会增强我们生活的信心。那根即将被砍掉的树枝靠近了几扇窗子，至少是两户人家。那另一户人家的居民其生命力似乎还旺盛，他们还没有脆弱到计较窗前的一根树枝。我猜测那木窗子一定是老妇人的。树枝在刮风的时候确能打到她的窗子，但从树枝的长度看也只是轻轻地善意地扫过，而形不成恶意的打扰。那些伸向老妇人窗子的树梢，是今年新生的，它们还十分稚嫩柔软。它们是一些幼童，对身边的窗子十分好奇。尤其想同那紧闭的窗子里的人做一些有趣的游戏。稚嫩的树枝想同一切玩耍。它于是努力地向窗子招手，并且轻轻地拍打着窗子：哈——哈——哈——顽皮的树枝向窗子内的世界喊，可是老妇人对小树枝的召唤充耳不闻，并且惧怕它的声音。她将窗子死死地关起来，开始酝酿除掉小树枝的办法。而小树枝则试图伸进老妇人干枯的生活，抖落给她一些水珠。

被投诉的树枝虽然昭示出生命的脆弱，同时再次将人的生命与树的生命并置，但“计较”或多或少显得残忍。

第二天早上，我刚刚在办公桌前坐好，茶还没有完全舒展开，城管所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那个树枝已于昨天下午四时锯掉了。我一边锯，那老太

人们对树的态度，反映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处理结果的记述显然是私人化的，树枝的绿叶，六月十八日的落日和晚霞，饱含诗意的叙述与“处理结果”的小标题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进入第二桩案件。上访人的“匿名”身份引人遐想。一个小细节，营造出悬疑小说的氛围。

树龄与人年纪的比照，传达了上访人对树特殊的感情。电话的突然中断，“我怀疑”都进一步强化了悬疑的气氛。

“我”的推测继续引导读者将这起上访解读为一次犯罪事件。“位置”“树种”“伤情”，乃至“作案工具”，难以破获的重大恶性案件呼之欲出。

太还一边不停地诉说那个剧烈抖动的树枝的不是。

我翻开工作记录，在处理结果一栏写下如下文字。

处理结果：

那个树枝，那个长满了绿叶的树枝，那个想同人类玩耍的树枝，被认定有罪，并执行了死刑。它没有看到六月十八日的落日和晚霞。

格致工作记录（二）

时间：2003年7月7日

上访方式：电话

上访人：匿名男子

接待人：格致

上访内容：（电话记录）

“我是江畔小区的居民。我家楼前有一棵大柳树。我小的时候就是棵老树。我今年四十四岁，那棵柳树少说也有八十年了。今天早上，我下楼散步，发现那棵树倒了。走近一看，原来是被锯断的。我怀疑……”

电话突然断了。不像是故障，而像是不想接着说下去。

这是个严重的事件，如同警察局收到了发现无头女尸的报案。我迅速赶到了现场，并做了如下记录：

位置：江畔小区三十四号楼前

树种：柳树 树龄八十岁 胸径98厘米 树高75米

伤情：主干锯断

作案工具：电锯

时间：约八小时前

虽然现场围了许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有

效线索。他们对于我的追查凶手的提问，都摇头或沉默。

也许凶手就在这围观的人群里，也许还有那个举报人。我明白我不可能在这种公共场所有所收获。我必须深入居民的家，才有获得线索的可能。

那是一棵粗壮的老树，锯断它不是一件简单、快捷的事。那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那锯子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很难被完全遮盖。那刺耳的声音应该惊醒一些人。据我的经验，老人的睡眠时间短，而且易被一些声音惊扰。

但被我访问的五位老者无一例外都有耳聋的毛病，而且视力也不好。你要在他们的耳边喊叫，才能将谈话进行下去。他们什么也听不到，哭声、笑声，锯子、刀子。世界已在他们的眼前缩小并且模糊，声音像一条扭动着的远去的鱼。

我又试图找到那个举报者，那个四十岁的男人是我唯一的助手。在“我怀疑”的后边，隐藏着那个凶手。而这个唯一的助手在哪里？线索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的声音。好在我对声音异常敏感。只要他再度开口，哪怕只有一个音节，我也能将他准确地认出。我在那楼前楼后转圈，见到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进出，就快速赶过去打招呼。我佯装保险公司业务员，推销一个对客户大有益处的险种。没有人对这个险种感兴趣。他们大多行色匆匆，脚步都不停留地说，不保。保过了。没钱。有的人什么都不说，只是摇头。凡开口说话的，都不是那个举报人。有两个人只摇头不开口。我疑心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就在这两个摇头的人之中。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因此拒绝开口。他只告诉我事件，而不想对事件的成因提供线索。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

作者引导读者进入她精心营造的犯罪情境，“我”亦成为试图追寻案件真相的侦探。根据日常经验，“公共场所”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我”进而推断，需要深入社区，到居民的家中打问。

树的年龄被精心选择，继第一棵被举报的正在发芽中的春天的树，这棵树已步入老年。这似乎是在向读者传递一种信息：树的年轻可能妨碍到人类，树的衰老亦躲不过被挑剔，被嫌弃的命运。

寻找举报人成为下一步的侦查目标。声音和年龄是唯一的线索，“我”的举动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荒诞不经，至于对两个“摇头的人”的猜测，更是令人无法信服。而接下来“我”的愚蠢和可笑干脆直接暴露在每个受访者面前。